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目錄

神道碑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贈兵部尚書冲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

碑

公諱養謙字益卿別號冲菴先世居揚之高郵後徙通州家焉曾大父曰竹居翁能大父曰定軒翁山父曰藴菴翁珵兩世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公貴也娶於單寔生公封太淑人公生有奇質

九歲通制舉業未冠入膠庠數獲雋諸弟子間可
四歲而戌鄉薦又八歲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轉
員外郎中楊襄敏聞其名欲取以自輔大司農不
可壽見忤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擒邵武劇盜出
巡按御史於亂中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寇賴一清
曾鳳作亂公設伏擒之籍其衆為兵嶺海悉平晉
按察司副使會閩撫以苛禮望公疏論調雲南僉
事順寧土官猛寅與大侯州相牙角輒侵其地公
具禍福檄諭之而寅惴惴歸命矣尋晉浙江右叅

議分守溫處踰二歲晉霸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
營卒亂齮齕撫臣人情洶洶督撫張公佳徹言于
銓改公杭嚴道公與張公謀發諸卒哨於海而密
以亂首名屬徐遊擊景星縛之軍數其罪而斬之
餘赦弗誅羣卒咸股弁唯唯曰吾曹乃得安食寢
也張公深嘆服公旹言於　朝臺瑣推轂邊才率
以公爲稱首遂徙公備兵薊鎭尋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甫至則東虜炒花把兔兒犯蒲
瀋汎河諸堡公知寧遠伯李成梁負勇略部多強

兵委心寄之斬首虜百餘級明年寇前屯開原不利則糾北虜十餘萬闌入遼陽廣寧間勢張甚公與寧遠計分兵爲二一潛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夾擊之虜大敗殲其魁斬首千餘級 上以爲奇功特晉右副都御史公策遼邊長虜衆兵寡而餉薄因請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增設復州參將一 蓋州備禦一 由是邊備聯絡士飽馬騰皆踴躍願一當虜於是鎮東堡十方寺所斬鹵夥甚又敗虜鎮寧堡殲其驍騎三十餘人酋首四人

無何虜十萬騎攻牽馬嶺再攻鎮夷公與備兵使
者擐甲登陴日椎牛享士士益奮虜聞不敢逼徐
自引去因遣銳卒躡其後斬首百餘級當是時遼
無歲不被虜先後數十戰斬獲不可勝計白金文
綺之賜出尚方不絕而最後那林猛骨二酋與夷
嫡媾欲連西虜訌內地公思大創之乃縱所禽那
林孛羅輩示之撫而討糜夷婦子母爲間比關那
卜諸酋始嘆唶不敢發公引兵出開原壓壘而陣
二酋擁三堅城矢石交下我兵以飛礮擊其外郛

壞多洞腑多者乘勝連拔其二城斬首五百餘級
鹵牛畜器械無算虜窮請降乃釋之敘事首虜功
數百錄一子錦衣公力辭曰 上威德與諸將士
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可復侵介士路耶當路悉
公雅意僅陞俸一級錫銀幣三代 誥從公志
也虜嘗擁衆叩關挾求市賞如宜大公力拒之而
嚴兵以備虜虜乃退大氐遼苦歲婁添士無見糧又
虜出沒無能得其要領者公悉發庾積及公帑以
賑所爲通融信縮者百方清水谷轂陽寬奠問力

貇辟爲諸堡先而降東哈亥猛骨等皆餌之爲耳
目其鼓舞士心所向克捷以此歲己丑以久次遷
南戶部侍郎總督糧儲過家欲留侍太淑人不許
旣行而太淑人卒時東西多兵事朝議奪情起公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公力
辭終制乃行未至改兵部左侍郎島夷陷朝鮮遣
使乞封貢本兵欲許之廷臣爭之力章滿公車矣
乃復命公總督兼經略公疏言　國家之患在虜
不在倭自古未有倭能越朝鮮而犯我者第中國

禦夷常以順逆為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吾爲朝鮮
出援歸其侵疆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而聽之
即不許貢而姑縻以封庶幾兵可罷紛可解假虛
名而釈實禍便計也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
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歳耗大司農金錢數
十萬疲中國力而代受其敝令虜得乘虛而入非
策也臣竊意關酋王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内亂
何暇謀朝鮮即能附衆立國必德　天朝不復有
異志此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折衷羣言條

禦夷方略不下二萬言其於利害甚晰疏上與朝
議不合遂求去薦孫公鏔自代尋擢右都御史兼
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公以疾辭疏五上乃許踰
年以原官起公協理京營戎政公堅臥不應日御
筍輿與故舊遊山水名勝劇飲爲樂生平宦業絕
口不復言所引拔文武將吏輒謙不見越數年以
微疾卒公爲人豪爽濶達膽氣過人臨事智略輻
輳若左右畫圓方悉中肯綮嘗之凌河猝與虜遇
將佐欲召三千卒爲援公曰以三千人當虜十萬

是以肉投餓虎也乃啟四門登城張蓋危坐旁觀者人人惴恐公談笑自如虜怪之過而不敢窺也性孝友篤至以蘊菴公太淑人沒不及視含斂茹痛終其身同産姊妹資送極豐務以慰太淑人意奉祿所入均之兄弟不自名一錢疏屬及知交恃以衣食者若而人或聞人困阨及無辜被繫者計脫之乃已故人子窮而來歸無不厭所欲卽負公亦置不校其慷慨好義蓋天性也居官廉所至餽遺輒峻卻之家人生産一無所問於書遊覽而已

而奇編輿帙寔無不窺詩文落筆千言雄贍有奇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如公可謂兼之矣配李氏封淑人進士夢周女事太淑人甚謹單氏衰落淑人移其家近太淑人而厚恤之太淑人爲之色喜公游宦四方淑人獨留奉姑歲時烝嘗必飭身服粗茹淡而積所餘斥買旁產家故業日拓凡公之奉賓客周貧交樂施不倦者以淑人爲之助也公生嘉靖丁酉三月八日卒萬曆甲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八淑人生嘉靖丙申正月二十日

卒萬曆戊戌十二月三十日年六十有二子三長懋賢某縣知縣娶周衛經歷鵰女次懋炎任子娶陳大叅大壯女女四壻錢士俊邑諸生陳體乾陳運江國賓皆國子生孫八國賓恩生懋賢出聘馬國器諸生娶錢國顯國是國紀國獻懋炎出餘尚幼孫女三公以乙巳十月六日葬於狼山之新阡天子出水衡錢庀葬事諭祭者三巨公志而掩諸幽哀榮備矣至是兩子謂余知公稔復俾文其麗牲之石銘曰

狼山之原疇封與樹維明顧公司馬之墓公當隆
萬兩朝之間謀行計施勳伐無前浙卒跳梁公討
殲之奮節金革實兆斯時載往於遼獯虜猖狂料
敵出奇伐不如意島夷猘狂齮我屬國　帝曰往
哉女其經略公曰小夷震於其隣一封縻之戰守
奚勞譬之天道一張一弛雨露風霆靡以有已誰
私黨讎倏騁異議公心不怡秉義以退　帝嘉曰
忠衆忌其材寵命再臨公駕不回尚冀永年以皂
天子方奮方騫厥隕誰使歸窆於幽與偕者妃文

倏武暢載於豐碑後有攷者視此銘詩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二目錄

墓表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二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公諱廷相字子隣一字子衡別號南州南唐有諱約者致節度使仕卜德興媛水里居焉十八傳爲雲樵公諱良驥卓卓樹操行有聲配程生丈夫子三伯廷憲季廷尹公其仲也生而穎敏書過目輙曉解大意諸天官律歷風角鳥占干支家言靡不習而爲里人所急者算法也履畝經野秋毫不爽

人倚以爲平書九體特擅其六尤工繪事有處士王臣見而奇之曰以若之才而僅施之此乎公感奮益取經史子集讀之然自累葉以來世耕鑿而不廢鉛槧雲樵公命公兄弟種樹瀕山輙挾策從田塍間且誦且植相與談討擊難夜歸篝燈讀夜分乃已間得一異書手自繕寫曰書饑可爲糧暍可爲飲怠可以爲枕古稱益人神智非虛也里中凡祈社祖道諸雅事踵相躡乞公圖而詠之以相贈遺或不嫺於詩若書則屬公代書法纖穠縱歛

篆籀分隷榜署草行各斐娓有致嘗遊巖石下徘徊不能去入問之曰吾胸中有奇字徑丈餘不得一巨石鐫其上耳傍及百技靡不精家有需輙自爲之若木若石若摶埴若丹䑺若剪裁剞劂各善其事里中迎爲童子師則抗顔往教一本先世家法蒞塾滿三載則攝齋請去東道主更賢重公納屨謁請無虚歲以其暇蒐緝家乘攷訂之例取歐文忠公書倣顔魯公閲數載而譜成所著有南州隨筆凡經傳格言及子史稗官可備鑒戒者無不

采甞偕兄勿齋一再游金陵歎曰吾於山見鍾阜之高於水見長江之深於都城見宮闕之壯麗人物之繁華與賢士大夫伏軾而遊也不謂非巨觀矣而以巖棲穀飲之人參焉吾懼皓白之日凋也孰與歸來乎山中而以葆吾眞爲予生苦之膏油資而世祿顧嗜學甚公縱之學曰學詎憂餒耶而時時舉所聞宿德懿行爲瑱規嘉靖甲子世祿舉於鄉歸以一文綺壽公泫然曰若大父不能得之我我乃得之若曾有強之居間者公聞之曰士甫

第猶處子之待年汝不力郤之踰檢而喪志自此始矣世祿佩其言惟謹弟子文病足呻吟不絕公爲一夕數起雲樵公臥病公不解衣而侍身爲浣濯扶侍雖子孫不以屬也及不起哀動鄰里爲罷相者久之諸飯含棺殮不以窶故廢易戚晚節數病病且革呼二子前曰士公車前身屬之師通籍後身屬之君惟公車時靡所屬或暱朋僻友更相誘而成其過是可爲遽廬不可久也宜早決已而曰汝讀書豸山歲侵若弟躬負米餉汝而自擷蘺

豆以餐可念也又曰可寘筆硯吾几筵其勿剪園中卉藥吾歿後惡知我之不園日涉而游戲筆硯間乎世祿兄弟翁環而泣詰朝乃逝嘉靖丙寅十二月二十日也娶夏先卒繼竇俱贈孺人生二子長即世祿南尚寶司卿次世臣萬曆乙亥七月某日祔葬於大母程之塋左壬辰以世祿休寧令最贈文林郎如其官越三年以考授南吏科給事中以慈聖皇太后徽號恩再贈將仕郎南吏科給事中公質直坦蕩談論舉舉而獨慎取予敦行誼交游

不𡚁世祿以忠樸爲名諫議得諸公者爲多卽不
出里閈而邑之爲父者媿子爲子者媿父而俗幾
變嗟夫是足以風矣余與世祿新安潘士藻三人
爲綰帶交海內莫不聞公世系行履士藻旣悉之
志銘而余撮其大者表諸隧道如此
贈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四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趙公墓表
萬曆庚戌春南少司農趙公一日語余曰先大父
之葬也木拱矣而始籍 主上寵靈得稱南户侍

若僉都御史基顔益拓矣夫以卑官爲　天子所
采擇而辱之綸綍徵予言表於墓碣以闡揚而光
大之明吾　君之賜余不敢辭按狀公諱景德字
宗仁世山西解州人爲人潔廉而忠厚幼業儒不
成已爲司空城旦家言補邑椽見諸邑椽舞文受
賕心厭薄之誓不受人一錢歲饑郡大夫發帑金
賑貧者諸邑椽皆有分公毅然曰此上所爲賑貧
人者柰何以潤吾槖乎力辭之久之以文無害授
四川邛州白鶴驛驛丞至則庫氏僕夫輩故有私

覲例公峻卻之下至徒役一無所受或問之則曰爲盜者類迫於寒饑者也爲隸胥充徒役者爲姦利觸文罔者也而吾受其餽與若奚擇焉或曰公不爲家人產計耶公笑指二孫曰此吾產也客乃止會部使者索茶於驛而意有需於公公第以茶進索瓜公庚以瓜進乃大望公遂以他事斥之公嘆曰七尺吾授之父母而乃以徇人馬足耶遂移牒致其仕歸人見公巖居寡營詰之公曰先世遺產足供饘粥此外皆長物也何以疲吾神爲公郎

不屑屑生事而性好施于病者葬者婚失時者多歸焉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與非力所辦者必委宛濟之無勸里之待以舉火者若而家始辦事京邸一同事者貸人子錢擬歸取資斧而子錢家收責急謂若命不可期倘一旦填溝壑吾將已責耶公聞之怒曰安得此不祥語即出資代償之里人趙某居京邁疫甚篤大小遺咸仰人同侶者謂疫當傳且惡其穢也相率以身跳公愴然曰是有命且同出而以疾棄之吾不忍於是戢足湯藥躬

浣衣者累旬人咸目爲騃公不顧疲竟差抵家人有誣訟公者而趙反證之公退責某若忘曩者京邸活汝乎亾何人亦誣訟某引公證某大恐公咲曰吾曾活汝不任受德即負我亦不任受怨竟爲直之官某乃大感謝曰吾當媿死入地矣又有使酒嫚罵者公第鍵關若不聞家人咸憤曰公豈石人耶而甘受辱乃爾公解之曰此如飄風過耳無足爲怒者至日中乃開門迎謂曰度若舌當燥家有濁醪願與若共之何如其人大慚詰朝踵門頓

首謙公第趣觴觴之乃去公亾所負挾而邑人靡不推為長者以此居恆雅好書史即宂劇中不廢燕居色恆莊訓子孫必令習禮娖衣以為常謂禮習則鮮情行衣飾則閑邪心課讀暇輒引古道諭之間論近世吏疇以廉與疇以墨敗疇仁而昌厥世疇酷而殄厥宗亹亹不休且曰吾平生庶幾無所媿倘陰德有助後必有大吾門者孺子其識之越四十歲至教授某而以經顯今司農公某以卿貳兼憲職益貴重曾孫標孫翰吉至冏卿蓋四世

而聲施海內公言卒大讐云司農言公丞白鶴日
有翁季來既客死藁葬驛中公手作灰格封識之
曰恨貧不能歸翁骨異日者吾孫道此乃翁首丘
時也後孫標果按蜀得灰格宛然竟歸遺骨如公
言司農又言余父往於田距祖塋百步而近見煙
霧從塋中起迫視之則白氣亘空非煙非霧已得
兒標登第捷音計其日政標出時也異哉公卒嘉
靖己未五月四日享年若干萬曆壬辰以司農公
浙江布政滿贈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

配楊贈夫人癸卯復以司農三品六年滿考贈如
今官配楊贈淑人子男一曰良臣封文林郎掖縣
知縣累贈如公官娶處士王景雲女封恭人累贈
淑人　制詞所褒公甚䆊有曰行篤彞倫動偕古
誼分符作宰流廉譽於邛劉解組歸田播仁風於
梓里大哉　王言如親覩公之爲人者里人皆舉
手加額曰爲善有徵矣夫公不能竟用於身而能
使其用竟於不可必之子孫不能得之相臨之吏
而乃得之不可測之天如樊侯樹漆易世而始獲

其用積厚流長聲動　人主至旌閭閭之行而顯重之以校夫于公何比干之流豈有異也爲趙氏後者當知所爲報已余不佞謹掇公大都表於隧道以示賢士大夫之過而式者

贈工部營繕淸吏司主事和齋崔翁暨安人李氏胡氏墓表

萬曆乙巳　天子上　慈宮徽號制若曰朕以大慶覃恩施及有位工部主事廷健父祥率德蹈義不躬榮利能教厥子爲朕才臣其加賜名命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所司奉　制書特贈公如子官母李氏生母胡氏皆爲安人廷徤頓首受書奬其副墓上乃撰次公世行始卒詣余曰不佞考妣萬曆己亥春業葬於縣西金雞山之原一二細行不即論次懼其無傳爲大典辱願以屬子矣余敬諾按狀翁字某別號和齋世寧國府太平縣人爲人事生嚴喪敛京自宗人以逮婚友靡不盡其心而尤以撫孤著髫年父見背弟琉若璉俱稺齡依依從母氏臥起家且窮空無以自存翁奮然曰某爲

家督敢以遺毋夫人憂於是經紀先業提挈二翁
冀其有成久之年並弱冠翁兩爲授室毋乃大喜
無何相繼物故遺孤二一甫朞一甫三月翁曰此
兩翁不絕之綫也爲抱哺撫摩不啻屬毛離裏然
日察其顏色少疾輙療之惟謹稍長就塾翁保之
傅之動以禮義爲藩一切錢穀饔飱拮据以辦不
以煩二孤久乃爲之婚而孤亦儼然能自立者稟
翁教也翁始以筦鑰付之其大者猶受成於翁以
故二孤生計視昔饒翁獨居瘠無悔居恆誨愛備

至退慰安其毋皆不失所宜嘗囑兩安人曰鰥寡之無告衆所哀也況娣姒間乎若尚善視之孀者安吾母安矣時門祚衰薄多囂凌詬誶百責叢委翁以身任之慮煩而神悴獨其志意顓篤識度過人得從容而不仆人以此多翁云少以不逮父養爲恨晨夕於母夫人側微疴輒廢寢食歲時布席率子婦若從子奉觴百拜爲母夫人壽極歡而罷母夫人壽九十以天年終翁毀瘠襄事會有家祠之役先族人首事與匠作同甘苦哀瘁致疾於是

年五月某日卒惜哉配李安人副胡安人李歎舉
子而不育子胡出者無異巳子與胡安人居藹然
有樛木風胡亦婉娩承之兩相成也子四人長廷
健郎膳部次廷循次廷徽廪生次廷衛附學生女
二一適諸生李某早卒一適譚參軍子某李安人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七胡安人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近世士
大夫外樊飾爲聲名而內行顧闕公闇然獨隆於
孝友　天子嘉其馴行於是乃褒而揚之豈但慰

子孫之思於一時將使夫重利忘親薄於同氣者低徊媿奮想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則王言之所激勸豈有既乎故余樂爲之書以表於隧道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謙公暨元配黃宜人墓表

贈公夫婦生嶺表及見仲子嵩舉鄉試高等以老壽終葬於縣某山之原如干年矣至是子嵩守和州以三年績最於司功得贈公如子官而母黃稱

宜人云當是時　天子所下制詞大指謂良牧之
才非一世積以美州大夫而歸功於兩尊人甚至
嘗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焦子曰即吾父母所操
行誼賢然不能踰閭里之外何至乃聞　九重而
辱　天子之綸綍徽一言表於隧道是隱　君之
賜而泯泯吾父母也吾子其圖之余謝不敏不敢
辭按狀贈公諱元盛字某世居番禺石橋鄉生三
歲母彭見背育於女兄所八歲從里中師授經術
年十五業駸駸就矣見父耕壠上而懲廢書泣曰

父憊矣我乃安坐而食獨能下咽乎遂輟讀佐父耕久之心通乃求白地若甌脫種播而耘耔之於汜勝賈勰諸家言多闇合自是甘毳伏臘之需稍稍具矣事繼母許色養備至念女兄育已母事之終身盡孝友其天性也爲人樸直不侵爲然諾待人恂恂姝謹然性峭直不能覆蔽過賢有德者輒折節下之無敢與鈞禮矣不麤食非壹意節縮至蒸嘗伏臘務極豐腆以爲常生平公庭未嘗一錯趾鄉隣有搆者即諭以 聖諭和睦之條語意懇

務家自解去自輟讀以來嘗意不自滿坐是督仲
子公車業丙夜不休及選爲博士弟子員乃嘆曰
吾不能辦于公貲高其門竟屬之若矣越五載仲
子戍鄉貢公不甚色喜第曰若輩分內事不止此
其益勉之時年已逾耆鄉父老爲請冠帶於有司
公固以辭曰吾何以此爲異日兒子能自效徼惠
國恩服之未晚也亡何公卒前是業娶黃宜人生
四子矣宜人公同縣黃公汝息女未字時內則必
儀不習而能迨歸公履聲不出閾者數十年家故

窶食指不給宜人日拮据佐之至解簪珥以應於舅姑奉杯案而進之斤斤如也何顏色惟謹繼毋許無子晚年善病益衰頓宜人爲候視扶掖不解帶者累市月許病革顧贈公泣曰爾婦孝我至矣我何以報遇諸娰娌有禮視猶子即已出不異也生子若女凡六衣襆履綦咸取辦於宜人手比仲子就外傅諸豪饘脯贄日攻苦勤作以助必檢誨之爲端士乃已平生上奉尊嫜下撫子女日三商而不及食至大夫宦遊尊顯矣而嫁衣鮮食之

好一不干其懷方其致俸稍爲甘毳資宜人盡以易絲枲躬自績而克裳衣焉所爲式穀後昆而就其賢名不虛耳公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歿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宜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子長某娶某氏次卽和州君娶黃氏次某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女二一適某一適某孫男某某今制封贈之典雖中外無異而從宦於外者十不得一二大夫獨能以廉明受　天寵爲父母身後之榮

可謂賢已余獨怪夫贈公不能必之於身而乃能必之於子始焉卻有司之冠服而竟以致　天子之命詞嗚呼士安可不務修德哉余特書之徼獨昭　上賜抑以爲世勸焉

陳翁以約暨配吳碩人墓表

余以歲丁酉典京闈試得陳君一敎而器之輙以冠其經久之君數過余金陵熟其爲人恂恂敦篤君子也每語及母氏春秋高不欲去左右辛丑爲母強以行業成進士幾以慰母意亾何母逝君奔

還毀瘠甚已衰絰來請曰不腆先人逝垂十有八
年墓木拱矣而虛隧道之石未有以文之𬊤且啓
先兆奉母櫬而窆焉敢藉先生一言以重余曷能
辭按狀君諱某字子晉別號以約先世溫之永嘉
人宋止齋先生之後儀賓倉自永嘉從義興之湖
南已衛輝丞洪甫自湖南再徙亳村傳十世至亳
溪公郁以耆德爲鄉里所重翁父也配楊繼孟生
丈夫子七次即翁娶邑諸生吳燦女是爲碩人翁
少有志節丰骨穎秀望之嶷然治博士家言往往

屈其曹偶尋曹偶去爲博士弟子有爲顯官者而翁拓落自如後兩試幾獲售矣而適與內外艱會乃嘆曰豈吾命不當第邪徐摩其子頂曰兒在何渠憂出其書授之所爲責課靡間薦紳學士慕其人爭致館塾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也翁攝齊爲談說經義甚都而日以士行相劘切於是諸生彬彬多樹操行有聲矣與人交抒寫必盡而於過失頗能彌覆之隣婦有夜窺者旦即易其處館人以問終不告其陰行善多此類居父喪哀毀骨立母

屬末疾展轉牀笫體浸敗不可近翁率碩人不櫛
沐而侍扶掖眡燥濕浣中裹盡目不睫者帀月云
喪葬蒸嘗必庀於禮已室其季之未室者冢其女
之未家者以次綜理之不遺餘力三黨離逖從館
歸歲行盡矣必徒步徃存之足重趼不休至除日
薄暮乃還歲以爲常居恒最喜節義事讀古忠臣
孝子傳慷慨擊節爲之涕出族婦貧而孀翁倡義
月給薪米以堅其志宗祠酎金率一人領之息其
子爲春秋需宗人多乾没者翁有田五畝盡鬻之

以助日奈何令吾祖爲若叔氏鬼乎嘗小饒絶甘分少於少長疏戚必均閒從匄貸不能問子錢并母錢匿之不悔曰毋以其故失歡也頃之槖如洗家人寒膚嗛腹有不能堪者翁愈自堅忍不以干人人亦卒無應者或又以窘告即心熱色動雖餅粟與共矣翁以韋帶終鄉人拱手推其長者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賈涕以此翁性嚴抗諸子以法不少假而碩人壹以寬劑之終其身亾譙訶過姑娌以和或非禮加之笑受而已蓋以纖嗇佐翁施

精進佐翁孝世以篤行歸翁大都自碩人發之竟其身閫以外不聞履聲其於婉懿貞靜蓋天性也翁生嘉靖壬辰九月十三日卒萬曆乙酉四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四碩人生嘉靖辛卯十二月五日卒萬曆辛丑四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三長一敬後碩人二月卒次即一教舉進士觀工部政次一政郡諸生女二孫男五于熈于泰于鼎于某于某餘具狀誌中嗟乎急義而嗜修流俗羞以爲迂而弗言翁之學與教必出於此其自信不詘宜

以有所負而然惛乎未試而不及子之成碩人見其成矣而又不及於祿以殁其可悲也巳雖然樊侯樹漆再世而乃得其用異日　璽書賁新阡必有高視南陽者天之爲報蓋於是焉在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太學錢君樾毅墓表

君諱蓊字樾毅剃之鹽官人　國初諱貴四者以逋賦戍貴陽卒子裕養於錢氏因蒙其姓三傳爲贈公達達生臨江守琦是爲君父臨江公六子芹

永州守萱儀部郎蓼葵太學生王恭人出晚年舉君及弟於潛學博葵夏孺人出少敏慧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入成均無何臨江公即世君居喪一秉古禮奉母務先意得其懽心孺人女適祝仲宣家赤貧則移近孺人拊諸甥不啻已出者孺人有嫂老且病養若葬悉身任之不欲以傷孺人意也一夕孺人病終於弟宅乃移柩於家率婦寢處其側蓋三年如一日矣初臨江公𭃨楊太宜人病庶母彭實鞠之君體先志周旋兩宗者終其身於

兄弟友愛尤篤於潛君之嗣不難以巳子後之及舉子而病終夜十起不自知其勞也於潛君在官舍疾甚兼程赴之護其喪以歸哭之欲絕其他立宗祠置祭田贍族人之貧者不可一二數生平與賢豪交樂赴其急王孝廉程文學吳山人皆推厚貲郵之無顧惜意他如掩骴骨㮚溺骸賑餓人其任與郵又有足多者如是也郡國守相高其名時以政咨之君多所引避至有可久遠爲後利者率爲之盡錢氏世有名秩於朝君獨自得於佳山水

間從四方之客與鄉人之老詠歌偃息以忘其年
喜爲詩多至數百篇觀其見於擊轅集者可謂隤
然能遂其志者矣先世遺稿手自讐校懸諸國門
所纂有臨江集永州集荆花集測語厚語家史合
玄集凡若干卷行於世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十一
日殁萬曆戊申八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李孺
人先十一年卒子男四長應會太學生次應晉舉
人次應會應旨皆縣諸生孫男七曾孫男三嗟乎
君積其謹以至於行之修而僅以德於鄉積其勤

以至於業之成而不克顯於世此知者所以爲君惜也然君有以及於人而無所疚於內其眡苟富貴於一時而抱媿以歿者何如哉余與於潛君善稔知君爲人故於子應吉之請掇君行事以表於隧道如此

田南邵翁墓表

余蓋獲交太平邵君汝行因悉其父田南翁云自余束髮砥志輒求天下超卓士相與泝聖言而偕之大道久乃得邵君於眉睫間欣然有當也迨歲

癸卯冬余赴新安之會邵君在焉于以抉疑啓篇者連昕夕以歸歸而道太平也邵君又偕其二兄若諸子俱來余乃見其斌斌雝雝以問學師友於家庭未嘗不嘅嘆豔慕之焉未幾邵君兩從子遊南雝邵君則歲一至每過于鑪熏茶宴相對終日䁥笑之際言恣形遺他人莫測也一日叩其學所從來邵君曰余小子何知皆先君教也先君棄余時余兄弟政在髫年顧絕口不及家事曰若等能知學我死足矣今去之四十年所於學茫然無聞

而掘衣請益不敢須臾離師友者皆先君教也余小子何知言已欷歔者久之旣而起曰幸儌惠先生乞一言爲表先君之墓先君蓋遊於東廓先生之門東廓先生會新安先君奉杖屨以從巳緒山龍溪兩先生至亦如之後先名賢飫聞至論孳孳如不及巳充然如有得也幼穎敏入黌宮試輒先其曹翶浸浸鵬摶豹變矣而數不售於是先君放情山水而一托聲詩以爲樂要以直攄其中之所得而非與世之抽黃媲白帖括爲雄者角也然余

又聞田南翁少時族有齮齕之者百端或構賊入
且執其母翁在外塾聞之遽冒刃前賊欲害之母
子爭死賊義之遂舍去蓋年八歲耳而終其身見
二親容未嘗不流涕被面即嚮諸所齮齕之者盡
賓之若罔知也孝友之德蓋其天性然邪語曰期
年樹穀百年樹德翁子孫詵詵滿庭壹皆被服乎
仁義浸淫于道德而翁里中因而蹶與者甚衆鄉
魯雅稱好學盡章甫逢掖儒耳而余道翁里中則
耕罷畔賈罷市靡不麇集聞一語踴躍歡呼皆意

得而去嘻可謂盛矣說者謂翁有以風之也回視易簀之言若持左劵則翁所遺於後者不其遠哉翁諱賫字若可生正德辛未十二月三日卒嘉靖甲子八月一日享年五十有四以萬曆乙酉三月廿五日葬于會家山而配孫暨側室汪祔焉丈夫子三人曰汝脩汝德汝行脩行孫出德汪出女子三人陳學可杜堅王化其壻也孫曾孫若干人翁里中有杜君質者篤行君子也其狀翁與汝行語合按狀翁先世河南人在宋有任池州教授者因

隷石埭籍後八世仕三始遷太平縣長壽里之田
南社仕三生金乙金乙生桂一桂一生通四通四
生琦琦生綸琦若綸咸以孝友聞矣綸生道宗道
宗以弘治戊午舉于鄉三爲令皆有異政道宗配
孺人陳則翁父母也翁家田南久故今學者多稱
田南翁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
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巋然而揭

於松檟之間爲人所習覩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
頃藉　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
先拜勅者一拜誥者二恩至渥也子其一言表于
墓廞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余稔知淑人賢
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
父楠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即淑人少婉
嫕淸令父母甚愛之嘗曰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
大其門歸封公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
熇煬井臼之役一出其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

切服御食飲悉當其意時謂曰有婦如此足矣封
公性嚴急淑人委曲以意劑之咸婩而飭封公時
爲解顔及舉司空兄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
輔其闕夜分呱呱者繞膝泣念不足當明日不敢
輟也諸子稍長就外傅淑人則色喜操作倍力資
其贏以餪先生酒食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
韻人以爲美談頃之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
淑人色顧莊曰謂一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毋寧尊
修其德業而稱賢人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

戊辰成進士起家建寧李官淑人時時從封公以
清苦督之一鮭菜必問所從獄具必問所平反幾
何司空以是精爰書所讞決必準律而參以情稱
建無冤民者比比也淑人乃歡然一進乜箸矣尋
晉南工部主事父老爭攀援不得發尋改吏部晉
郎中出爲河南參議迎養淑人邸中司空間有疑
難不即決者取淑人片語立解一以文綺進輒作
色止之曰自爲汝家婦食其力而憂不給今日舍
飴啜炙胡不足而以長物爲且自爾入官惟無所

建樹以虞官譏黨以我而失民心所損多矣司空
跽受教節益加礪即所至不敢以方物獻明年司
空晉山西憲副念二人埀白不能扶侍行遂乞歸
一意侍養淑人故無恙也而司空時怦怦心動亾
何淑人抱痾竟不起遡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卒
萬曆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
夫子長大猷次大任即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
進士爲番禺令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
大都淑人之爲人也事舅姑夔夔然接娣姒怡怡

奉封公命擇邑尹山之原而窆焉一日詣余曰先慈棄栖惓不肖生未帀月也藐焉冀一接其音容不可得況報之德乎頃襄事有日惟立言者爲之表以顯之使聞於無窮不肖其少可無恨余悲其意乃即其狀而序次之按狀孺人吳江文學龍田趙公女生而莊靖婉娩圖史之戒不習而能方髫年家人盡日不聞笑語聲即羣稚嬉戲盈前瓜之恬如也母氏壼範淸嚴家庭之內肅若朝典於子女教督之色不少假孺人夙奉教惟謹不小以惰

媟見母大賢之尋爲遴壻而得封公遂委禽焉年
未笄也而莊愼有容家人竊伺莫得其幾微或疑
爲少之不諳事乃於菹芼湯泲難肉胖醢紃紝纚緝
耘穫孕字諸生事靡不明了而又壹意纖嗇代封
公色養所進舅姑被服食飲必得其飽饑寒煖之
節御臧獲慈而有法歲時問遺中表儉而有禮時
封公下帷不問家人產賴孺人掇拾細碎積廩爲
豐遂寬然無內顧憂每佐封公夜讀一燈熒熒與
機杼聲相韻問廩若茗應時而進問夜如何則稱

未艾也絕不以貧故微慰其夫竭意承順若恐傷之有賢婦人所難者藉第令天假之年就養起曹食四方水土腴美之物狄冠展衣榮於輦轂都膴膴以開其家劓剖綜覈願使目授尊於中外戚屬間豈不宜哉而顧溘焉以殁起曹君悼恨而屬余言表諸墓曰藉此永吾親而追其哀嗟乎余不能事親而能爲君圖乎君溫文醞藉宦業方日起將受賜　大朝以褒寵其幽宮而謂余言能不朽君之望余過矣封公名某別號某起部君名純如起

家進士子女婚娶語載志狀中不具論

明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瓊田林公暨配黃宜人墓表

自世以聲利相馳逐投世取顯至不遺餘力而猶以爲不及者比比也乃有當羣趨而引避望華塗而卻步其操義風槩足以抑躁競而美風俗非其亭亭物表何以有此若工部瓊田林公是巳公殁垂三十載叔子榕陽爲南民部郎屬表其墓余曷辭公林姓諱用章字尚誾瓊田其別號也上世由

下邳徙晉安再徙長樂之坑田坑田凡數傳至源
保而昌源保生洪洪生四子次曰仲甫是爲公父
明經篤行人稱長者配鄭氏生子泰繼配陳氏生
公以公貴贈父修職佐郎國子監博士再贈奉政
大夫南京工部郎中贈母陳暨前母鄭俱宜人贈
公以六十四歲舉公無何贈公陳宜人繼卒公沖
齡失怙恃哀毀甚久之析產僉謂宜與兄埒公遜
謝曰吾幼孤方父兄而母嫂以有今日受貲均於
諸姪可耳人皆以爲難尋補弟子員餼學宮戊午

舉於鄉乙丑成進士以干時爲恥獨主恬夷矯世
習疏乞郡博士得吉安吉古名郡公以躬行君子
爲之師一時興起者衆丁卯聘典浙試晉國子博
士再歲遷秩當北公請於銓部願改而南遂得南
工部主事庚午受檄督眞州課不以秋毫之端自
點也然事有可爲又不僅取課辦而止會部院議
繫征遊閘商船公謂非例力爭罷之運艘諸貨悉
蠲其榷他如平價詰奸查短裁科條收瘞浮尸置
義園供祀諸爲德於民甚厚語具奉常許公碑中

滿歲晉屯田司郎中公自牽絲未久業抱遂初之志獨以贈公稱博士而移不及其意未惟子是以兩宮徽號恩贈公復稱大夫兩母並稱宜人公曰吾今則可以歸矣即疏乞身於朝部議難之公懇請不已僅以在告許蓋將復用之也而公意堅不可奪矣公為人謹畏清約里居淡然不關外事惟以雪同并戍籍之訛一至公庭而已築耕隱亭顏眞堂於墓所角巾野服徜徉於溪童田叟間人不知其為貴人也方公宦遊四方僅挾兩蒼頭圖書

數卷自隨迨其歸也服下澤策款段一切無所紛華居常簾閣據几終日若虛無人俏浮夸之交省燕游之好名人韻士間與之游餘不得與也甫觀政兵部太傅楊公溥爲樞長一見器之曰此古君子也贈以詩而嚴諫議用和於同籍中獨莊事公亦以公爲古人閩司寇鄭公世威清修鮮許可獨推重公爲涕泣銘其墓其見重於賢者類如此配黄氏封宜人生子四肇陽益陽裕陽宜陽皆有文行而裕陽卽請余表其墓者公葬閩縣欽仁鄉杜

嶺灣之原向公爲陳宜人所卜地而公與黃宜人從焉宜人德與公合凡公行業所助成者居多狀稱其嚴而能愛儉不廢施内行備矣先是贈公及鄭宜人祔於祖獨陳宜人未厝公弱冠行營葬地至廢寢食忽夜夢二人指示吉壤覺而奇之隨得地如夢乃決數年松杉漸拱野火延及神遽以告公悲慟急往視而剪除培植焉異哉非孝感不及此生平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編家訓及岐黃內經陰陽卜筮堪輿皆有論撰藏於家公生正德丁丑

五月二十七日殁萬曆辛巳十月九日年六十有九宜人生正德甲戌九月五日殁萬曆戊子正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嗟乎世之仕者急進取結賓客卑辭貌繁燕饗饋送孳孳矻矻至衰暮而不知止公終始壹意仕而不惓隱隱而絕念於仕其取於世薄矣然行修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清白表於身而有餘者福澤流於後公未爲不遇也裕陽君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爲有不爲者藹然公之家法余重其守而知其有所受也輒不辭而著

於隧道候論世者攷焉